尚書後案

尚書後案卷二十八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釋文曰義本作誼。案曰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古本經文義作誼惟注同今本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疏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四十卷。史記三十九卷晉世家裴駰集解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疏曰覲禮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叔舅曲禮天子謂二伯伯父伯舅此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義和知是字也

案曰鄭云義讀爲儀者古音義魚賀反儀魚何反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隸釋載漢孔耽神祠碑躬凱風以惆憀惟蓼儀以愴悢乎都相蔣君碑感蓼詩人蓼蓼者儀竝以儀爲義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

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我說文卷十二下我部云義己之威儀也是義與儀通也鄭又云儀仇皆訓匹故名仇字儀者釋詁仇儀同訓匹詩柏舟實維我儀毛傳亦云儀匹也國語丹朱馮身儀之注云言馮依其身而匹偶之關雎詩云君子好逑傳云逑匹也釋文逑本亦作仇是儀仇皆訓匹也史記晉世家云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桓二年左傳文侯之父穆侯生太子名曰仇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此後人見成師之子孫以曲沃代晉故造此說其實仇亦美名故有美字古人名字往往相配如說文㫃部云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古人名㫃字子游又云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又石部云碫厲石也鄭公孫碫字子石又黑部云黶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黶字子晳是名字恒相配故名仇字儀也僞說與鄭同疏言天子稱同姓諸侯伯父叔父尠稱某者若稱某則呼名左傳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今予命女環是也今稱字者尊之也古人字皆一字此云義和

鄭解義不解和羲和是聲之助也馬以義和爲以義和諸侯致此篇呼父義
和者三信如馬解則何用屢言之馬注非也
又案曰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王孔皆謂幽王旣滅平王東遷晉文侯定王
室故王命之而史記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于王王命晉侯爲伯載此
篇文索隱云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襄王命文公
重耳代數懸隔學者介討論之劉伯莊以爲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考
今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無平字于父義和解爲能以義和諸侯而
不以爲文侯仇字則馬融解此篇亦當同史記說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亦
云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亾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
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
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人相傳有此異
說據鄭以義和爲文侯仇字則史記新序誤也呂氏春秋卷二十二疑似論
云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曰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東徙洛邑
今河南縣也晉文仇穆侯之子後漢書卷三十七丁鴻傳云永平十年召見

說文侯之命篇李賢曰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然則文侯的係名仇何得以爲重耳又考僖二十八年左傳敘述晉文公重耳城濮之捷獻俘于周襄王王錫命之之事而曰用平禮也杜預云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則文侯之命命仇非命重耳固有確據鄭說不可易也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

〔傳曰〕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愼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釋文曰〕[illegible]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史記三十九卷晉世家裴駰集解〔傳曰〕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案曰〕馬云昭明也者說文日部云昭日明也是也上文丕顯與丕顯哉文王謨義同謂大明之文武也僞傳謬謂文侯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而克愼明德若亦謂指文侯則僞孔亦知其不可解爲能詳愼顯用有德謬甚矣至昭升于上云云則僞不能以爲說文侯乃始云更述文王所以王夫丕顯云云若

使果稱文矦非謂文武則昭升之上當别以文王起文豈乎王豫知後世有爲我言作傳者必將表明吾意而姑省之乎且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者卽此明德也旣辭明德爲文矦顯用有德則此昭升敷聞者謂何皆非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釋文曰辟必亦反

〔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三國魏志一卷魏武帝紀裴松之注○文選三十五卷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李善注〔傳曰〕言君旣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于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案曰〕鄭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者緇衣昔吾有先正彼注先正先君長也正長釋詁文公卿大夫亦是君長也傳云正官者康誥正人傳云正官之人是也左右者泰象傳以左右民鄭彼注云左右助也商頌長發實左右商王毛傳同是也傳以先祖爲後世先祖後世二字妄增殊不詞又訓懷爲歸謂歸在王位乎王先世穆王周行天下終沒祇宮可言歸昭王南征厲王流彘皆不得歸其餘諸王竝未蒙塵何以云歸皆非也揚之水詩懷哉懷哉箋云懷安此懷亦安意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釋文曰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殄大見反

王曰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于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illegible]傳曰我小子遭天大罪過父歿國敗祖業隕周邦將亂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

案曰王及傳皆以造爲遭者大誥弗造哲王矜作誥擬之云予未遭其明悊呂刑兩造具備史記周本紀徐廣音云造一作遭是造遭通也王又云幽王爲犬戎所殺云云者事載周本紀及竹書紀年也又以純爲大者釋詁文

旣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傳曰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案曰漢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顏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詞也據彼以旣爲卽傳及疏亦皆言卽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古本亦爲卽因隸書旣字偏傍與卽相似故誤以卽爲旣亦猶顧命茲旣受命還隸邑石經誤以旣爲卽也彼文顏注又云我周家

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危亾罪咎在其用事者與傳意亦同也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傳曰曰同姓諸侯在我祖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侍諸侯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釋文曰辟扶亦反）

傳曰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

案曰傳云肇始刑法釋詁文又以文人爲文德之人者江漢詩毛傳義毛鄭皆謂是召虎之先祖此經文人亦謂文侯之顯祖唐叔也僖二十八年傳唐叔武之穆也是武王子成王弟也

汝多修扞我于艱（釋文曰扞下旦反）

傳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謂救周誅犬戎疏曰戰功曰多周禮司勳文

案曰傳以扞爲救者祭法能捍大患是有救義但說文卷十二上手部無捍

字扞字注云扞也則非敦卷三下攴部云㪋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㪋我于艱矦扞切據此字當作㪋訓止者敦之則止義似通也僖二十八年傳云誰扞牧圉是假借字也

若汝予嘉

王曰如汝之功我所嘉也句讀從○山井鼎七經考文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傳曰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

案曰歸視爾師寧爾邦者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是也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釋文曰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彤徒冬反○案曰說文六下貝部引周書賚尒秬鬯尒古爾字

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艸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諸矦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矦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疏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

艸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元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于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總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卣中尊釋器文孫炎曰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則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盛于卣祭則實于彝也詩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鄭云王賜名虎以鬯酒一尊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然則秬鬯當遍告宗廟此惟言始祖舉尊者言之耳彤從丹彡旅從元故彤赤旅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元云六者弓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

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鄭元以此彤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强弱之名彤旅于弓赤黑之色也六畜特以馬賜供武用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以功大小爲度

案曰秬鬯者秬是黑黍以爲酒芬香調鬯故名秬鬯若築鬱金艸煑和之則名鬱鬯鬯非艸名此鄭毛詩箋周禮注義也洛誥秬鬯傳但云黑黍酒似與鄭合此傳乃云釀以鬯艸則非是疏附會之皆非也傳云彤赤盧黑者僖二十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杜預注云彤赤弓旅黑弓彼疏云彤赤旅黑舊說皆然說文彤從丹旅從元是赤黑別也文四年傳甯俞言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詩小雅彤弓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此經及僖二十八年所賜與甯俞所言及詩序合也盧卽旅禹貢謂之壚又作黸楊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彤弓黸矢司馬光曰黸落胡切與旅同皆謂黑色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出司馬法荀卿子大略篇曰天

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與何休合然則賜用彤弓以此弓正是侯制兼以士大夫之盧弓者以備用也每弓一則矢百者彼僖二十八年杜注又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小雅彤弓疏引服虔左傳注與杜同秋官大司寇束矢鄭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魯頌束矢其搜毛傳五十矢爲束彼疏謂毛從其師荀卿之言以五十矢爲束尚書左傳皆云一弓百矢或軍禮重弓以備折壞亦分百矢爲兩束故鄭不易傳也傳又云彤弓以講德習射是小雅彤弓毛傳文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傳曰〕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民之道必以順無荒廢民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鄭曰〕都國都也〔疏〕〔傳曰〕當簡核擾治汝都鄙之民民和政治則顯用有德之功成不言鄙由近以及遠〔疏曰〕鄙邊邑也

〔案曰〕鄭以都爲國都者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詩彼都人士箋

云城郭之域曰都傳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裴駰引賈逵注云雍秦國都絳晉國都是也用成爾顯德期文侯能成是德也傳前既謬解明德爲顯用有德于此終怙其非必以成爾顯德爲顯用有德之功成皆非也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尚書疏傳曰誓其羣臣通稱士

案曰鄭云云者此非軍旅之誓故當爲告羣臣周禮有致萬民詢國危而敗崤亦是國危故以此士兼羣臣及民也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爲公尚書公曰嗟秦伯也是說此經篇首之義費誓稱公從可知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曰衆言之本要

案曰傳以首爲本者曾子問云今之祭者不首其義彼注云首本也釋詁首

始也昏義云禮始于冠彼注云始猶根也根有本義是首亦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傳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 疏曰訖盡自用若順盤樂也

案曰自用詩執競傳文若順釋言文般樂釋詁及周頌般篇箋文盤般同也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案曰山井鼎攷文古本無作亾下無他倣同

傳曰人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已有非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疏曰員即云也○案曰據疏則唐初尚作員山井鼎考古本亦作員下雖則云然同今本作云乃衞包改古文从今文耳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云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韓詩作䰟䰟亦與云通中山經云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春秋說引孝經說云魄白也魂云也呂覽圜道篇云雲氣西行云云然然則魂魂即云云員即云也周必大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議纂著正義卻今云字乃員之省文王應麟謂漢儒所傳斷師古非引秦誓雖則員然是則云來云然古皆作員也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傳曰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竝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亦及之無所益

案曰王以逾邁爲遂往傳以爲行過者邁行釋言文唐風蟋蟀云日月其邁毛傳同行則將往于彼二義通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忠賢蹇叔等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惟指今事爲我謀之人且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疏曰今之謀人杞子之類

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渠記切今周書無此文詳攷之此經未就予忌當卽是也定四年傳惎間王室釋文惎音忌杜預注惎毒也據疏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惎與忌聲相亂而誤其義則不可詳矣傳云古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者據左傳諫穆公毋襲鄭者惟一蹇叔公羊穀梁則謂蹇叔與百里奚同諫不見聽遂使三帥帥師而東爲晉敗于殽虜三帥已而歸之史記秦本紀與公穀同又左傳言三帥歸穆公素服郊迎嚮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而秦本紀則云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又載秦誓之文而說之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傳用公穀史記說故言蹇叔等也據史記蹇叔本百里奚所薦其意見議論必合且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余收爾骨焉而公穀史記皆

言二人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明百里奚之子譜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然則百里奚與蹇叔同送其子而哭之以感悟穆公其事是實三傳紀載雖詳略不同無大牴牾不可執左以駁公穀此經古之謀人下文詢茲黃髮者皆良士一介臣皆兼指二人言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傳曰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案曰傳以猷爲道者繇道釋詁文猷繇同詢謀亦釋詁文黃髮爲賢老者釋詁黃髮與老同訓壽是得轉相訓也小雅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耇彼傳云黃黃髮也彼疏引釋詁舍人注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此注郭璞即用之魯頌閟宮云黃髮台背彼箋云皆壽徵也是也左傳秦穆公謂蹇叔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公穀則以此言爲兼向百里奚蹇叔二人言之史記併二人爲二老孟子云百里奚舉於秦年已七十是二人皆老也傳又以愆爲過者習

過釋言文愆僭同也劉向新序卷五襍事篇云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古文苑卷六張超誚青衣賦亦云秦穆思𠎝故獲終吉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卷十九大略篇亦云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云謂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于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徐幹中論卷上修本篇亦云孔子謂子張曰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以上諸文皆是說此經之意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釋文曰番音婆）

傳曰勇武番番之良士雖旅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案曰秦本紀節錄此篇之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則此番番當爲衰老之義故張守節正義云番當作皤皤白頭皃易賁六四皤如王弼注以爲素李鼎祚亦云白素說文卷七下白部云皤老人白也是也僞孔以松高詩申伯番番爲勇武之義遂云勇武番番之良士既是勇武何下又云旅力既愆乎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歷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

鐘宣氣而牙物也是呂旅音義同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脊骨也重文作膂云篆文呂从旅从肉膂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膂强則身健此艮士頭已白故膂不强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釋文曰仡許乞反馬作訖訖○案曰釋文馬作訖訖并注今注疏所采漏去從元本補】

馬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釋文○山井鼎七經考文】傳曰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案曰傳以仡仡爲壯勇者說文卷八上人部云仡勇壯也从人气聲周書曰仡仡勇夫魚訖切說文引書皆孔氏古文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任仡仡之勇與說文及傳合宣六年公羊傳祁彌明力士也仡然從趙盾而入何休注云仡然壯勇貌馬作訖訖訓爲無所省錄非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釋文曰截才節反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易羊石反】

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釋文○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傳曰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案曰馬以截截爲截削省要因破諞爲偏訓爲少者莊子人閒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晉崔譔本作諞音辯是諞與偏通故馬爲是訓也傳云戔戔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鄭田切今論語作便佞鄭注云便辯也謂佞而辯是截截諞言爲便巧辯佞之言也又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昨干切說文雖從孔氏古文閒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存異本故兩引之如此也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此云惟諓諓善竫言何休注諓諓淺薄貌竫猶撰也國語越語范蠡謂吳人諓諓賈逵注云諓諓巧言也然則諓諓卽戔戔亦卽截截何休云淺薄者非是李尋傳亦云穆公說諓諓之言王逸楚辭章句又引作諓諓靖言靖卽竫皆撰之轉語也無實而能撰具其言故何休以爲撰馬融從偏生義其實亦是解爲辯佞與諸家通也公羊又引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辭作怠者說文云辭籀文作辝从台因傳寫遂誤爲辭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彼何休注云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傳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皇作況者無逸云無皇曰又云

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塡兮義作況是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釋文曰介音界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

〔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釋文〔王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伎能徒守善而已疏〔傳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無他伎藝〔疏曰〕猗足句之詞大學引作兮猗是兮之類詩河水清且漣猗是也

〔案曰〕馬王並以一介為耿介一心者何休公羊注一介猶一槩義與馬王合也離騷堯舜之耿介王逸云耿光介大與此文同義異也釋文云字又作个攷說文無个字惟卷五上竹部箇竹枚也今俗以个箇皆為物之以枚數者而又別作個卷八上人部亦無個字也而个尤不成字乃大學引此經竟作个彼釋文云个古賀反尚書作介俗學之盛唐初已然公羊文十二年引仍作介後漢書卷三十一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斷斷王云守善傳云專一守善則專一義通大學引此經鄭注云斷斷誠一之貌則鄭義與王孔同也說文卷十四上斤部斷字注云截也从斤从𢇍𢇍古文絕徒玩切又重文㫁字注云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㫁

斷猶無他技此字訓截則有截斷要約意其从古文叀者卷四下叀部云
專小謹也然則文有古今之異而義竝同公羊何休注亦以斷斷爲專一也
猗公羊作焉焉與兮同見周禮行夫注兮聲近猗故猗輒作焉也他釋文云
本亦作它者它即蛇字說文卷十三下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或
假借佗字訓作負何者以當之俗以篆文也作也與它相似遂作人旁加也
人部無此字新附亦無不可用也（今本大學亦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大學尚作它）佗釋文云本亦作
技攷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技巧也卷八上人部伎與也引詩鞫人伎忒爲證
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引亦作技僞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鄭
大學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下文有技注云才藝之技也何休公羊注云他
技奇巧異端也且引論語攻乎異端爲證與鄭合王孔云伎能伎藝則與下
有技無別鞫人伎忒之義于此無施故改其文仍不能改其義皆非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鄭曰〕休休寬容貌（釋文十四卷禮記大學篇）〔王曰〕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
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伎者（秦誓）〔傳曰〕休休樂善能有

所容

案曰鄭云休休寬容者與下有容爲一義解之也王云好善何休公羊注云美大貌義皆通也公羊引如有容如作能者蓋古如字作而而句其能而亂四方儺釋爲如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箋左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注莊七年星隕如雨僖二十六年至如縣磬服四年牛羊叔孫見仲而何杜預解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皆作如而讀爲能禮運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鄭云說文耐罪也犯罪完其髮字從寸寸爲法不毀形謂猶耐其事謂之耐古能字爲此耐字後乃假借能三足爲能此及樂記人不耐無樂仍作耐亦有不安于首作而則易也朱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能讀曰如詩大雅民勞云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伽也釋文云伽俗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伽若也然則伽伽如也故如轉爲能也王以有容爲容忍小過則與上下文義不相融貫非也此有容即是能容有技彥聖何休云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與穆公情事正合與鄭義亦不背亦得備一解也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釋文曰好呼報反啻尸豉反

傳曰人技若已有樂善之至也人美聖不啻如自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人安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

案曰傳云人有技若已有樂善之至云云者鄭大學注云若已有不啻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是也又以彥爲美者釋訓云美士爲彥鄭大學注用之

鄭風邦之彥兮傳云彥士之美稱彼疏引舍人釋訓注云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是也是能容之大學引是作寔釋詁寔卽訓是無逸云時舊勞于外傳訓時爲是中論引之時直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讀是爲寔則是寔同也戰國策蘇厲曰白起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實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略同高氏以是爲實者古春秋經寔來宋板左傳作實來詩韓奕箋云實墉實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高誘涿人故亦以寔爲實然則是與寔通而寔又可與實通也

傳又以黎爲衆者與鄭大學注同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釋文曰冒莫報反殆唐在反

傳曰見人有技藝欲冒疾害以惡之人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

案曰傳以冒爲蔽者大學作媢彼釋文云媢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是也鄭大學注云媢妬也說文卷十二下女部云媢夫妬婦也是鄭義也

張參五經文字卷下第一百二女部云娟夫妬經典多作冒則此字之變久矣鄭彼注又云迸猶屏也俾使也彿屏賢人所爲使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義皆與傳同也達大學作通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也、

邦之杌隉曰出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釋文曰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魚折反

傳曰杌隉不安言危也國之傾危由所任不容賢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非之意

案曰傳云杌隉不安言危也者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云隉危也从𨸏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五結切又阢石山戴土也从𨸏从兀兀亦聲五忽切石山戴土亦有危義今本阢作杌易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許慎作劓杌說文卷六上木部無杌字卷九下危部無臲卼字則此皆魏晉以下所造俗字古實無此字也說文卷六下出部𣴎字注云𣴎𣴎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𣴎𣴎五結切劓本劓字假借爲不安槷字見鄭周禮注云是古文臬字又儀禮注以爲卽古文闑字今與𣴎連文爲不安亦是假借易之槷𣴎與書之阢隉音義並同特倒其文故字亦

異此古訓也後人不識而改爲䰈䍃杌陧皆非也傳又訓懐爲歸解爲爲民

所歸釋言懐訓來是有歸義但釋詁以懐與安定同訓故鄭揚之水箋以懐

爲安此榮懐當爲光榮安定傳義非也傳又以慶爲善者詩皇矣傳義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九

東吳王鳴盛學

序

虞夏書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一卷）馬曰堯諡也與善傳聖曰堯（釋文）疏曰言堯孔無明解下傳云虞氏舜名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則禹湯亦名于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隨其事而解其文不爲名據此似堯舜禹湯俱名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旣湯類堯舜嘗爲名而孔注論語予小子履云履殷湯名是湯名履湯非名也堯舜禹非名明矣

案曰鄭云書以堯爲始云云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發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略而不言故獨從堯始與鄭合也馬以堯爲諡鄭亦以堯舜禹湯爲號諡之名放勳重華文命爲名與馬同者士冠禮記郊特牲皆言殷以前生無爵死無諡此指大夫士言若天子固應有爵諡且當兼有生號也孔傳放勳等隨其事而解其文則直以堯舜禹湯爲名與鄭義異矣疏曲爲彌縫不知論語注乃眞出孔安國而書傳則魏晉間人假托與孔注論語不合者甚多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釋文曰思息嗣反又如字）

傳曰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堯典疏）傳曰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

案曰鄭云云者孟子堯老而舜攝是也

作堯典（釋文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卽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

鄭曰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堯典疏○山堂考索前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鄭云云者愼徽以下所敘皆堯老舜攝之事鄭以篇名堯典而述舜事

故解之也但堯殂落舜即真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則古史義例不可知矣

虞舜側微

鄭曰虞氏舜名（正義）傳曰為庶人故微賤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上文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曰入麓伐木（堯典疏○章如愚山堂考索書考引鄭說同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藝文門）傳曰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

案曰鄭云入麓伐木者經云納于大麓彼釋文引鄭注以麓為山足是入麓為伐木即試以難事也

作舜典（案曰孔傳所錄與古文尚書于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典尚書又亾好事者又採古文乃割堯典慎徽以下為舜典不知孟子咸丘蒙引二十有八載云云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至四罪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的然可信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其言皆不謬也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元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非無舜典已出但藏秘府不列學官熙非尚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若如今之慎徽以下皆為舜典熙安得言惟堯典存于後漢馬鄭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馬安得寫堯典乎欽徵祈徐繫相承接鄭馬王本皆合為一此孔壁之真豈人生誤合之直至唐時僞孔本盛行而儀禮注引亦作堯典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鄭馬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

帝釐下土（釋文曰釐力之反）

馬曰釐賜也理也〔釋文〕傳曰言舜理四方諸侯

案曰馬云釐賜也者詩大雅江漢篇云釐爾圭瓚毛傳云釐賜也是也又旣醉篇云釐爾女士傳云釐予也彼疏云釋詁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今刻爾雅釋詁作賚予不作釐予蓋古音來讀若釐則賚亦可讀若釐故轉爲賚也馬又云理也者音近得訓也篇名槀飫則當有賜汨作之汨訓治治即理故釐又爲理也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釋文曰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

傳曰各設其官居其方別其姓族分其類

作汨作〔釋文曰汨音骨〕

傳曰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篇亾

案曰傳以汨爲治者釋詁云淈治也彼郭璞注云書序作汨是也說詳洪範又以作爲興者周禮春官笙師云厥其樂器鄭彼注云厥興也興謂作之是得轉相訓也

九共九篇槀飫〔釋文曰共音恭王已勇反馬同本[illegible]反飫于據反汨作等十一篇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案曰顏之推[illegible]字[illegible]並云反[illegible]依釋文此共字云王已勇反是改讀

嚴守一以馬鄭拾反盜稷稀宇云鄭陟里反馬鄭王已俱有反語者並交錯目云從明以南北異區音讀舉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雅老莊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乃德明代作非其元本也

〔馬曰〕共法也釋文王同〔王曰〕汨作九共故逸釋文〔傳曰〕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亾

〔案曰〕馬云共法也者毛詩商頌長發云受小共大共毛傳云共法也是也汨作等十一篇鄭馬所傳孔壁眞古文皆有之未嘗亾王肅亦見之故云逸不云亾葢逸與亾有別亾是全亾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直至永嘉之亂始亾而鄭所述篇目尚在其中明有汨作等篇皇甫謐親睹其目而無如汨作等篇他書不見援引之處不能憑空譔造乃不得已於僞傳中詭云凡十一篇亾不顧篇目之與鄭不合矣皆非也

〔又案曰〕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今不傳散見他書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上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釋文曰皋音高陶音遙謨亦作謩。益稷篇曰馬鄭王所據書并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傳曰〕矢陳也申重也

〔案曰〕傳云矢陳也者釋詁文申重也者詳皋陶謨本篇

又案曰益稷疏云鄭馬王以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者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且孔穎達于書疏以馬鄭王合爲一篇別有棄稷之篇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引皋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蓋穎達明知鄭眞孔僞因孔完鄭缺有意扶僞斥眞耳皆非也楊子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只因揚所見眞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者至晉而亡今之割皋陶謨下半以爲益稷者乃晉人所爲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釋文曰別彼列反濬思俊反任而鳩反貢字或作贛古送反

鄭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疏傳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疏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貢此之所貢卽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爲九耳 其賦則與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也

案曰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云云者經厥田上上等鄭謂地形高下非肥磽但土自是有肥磽貢自是有厚薄故于此又爲此解也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鄭元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幣貢玉馬皮帛材貢櫄幹栝柏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絺紵斿貢讀如圖游之斿游貢燕好珠璣琅玕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正義云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諸侯國內所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鄭注所貢之物皆據禹貢而言但虞周制度或因或革未必盡同鄭亦約略言之耳地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元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正義云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

半諸侯方四百里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與諸侯同諸子諸男之地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其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即太宰九貢是也其公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禮俗喪紀之用也又夏官職方氏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鄭元注國之地物所有左傳子產曰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是也太宰又云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衆以此賦即為地稅鄭元則以為口率出泉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正義以為太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故以賦為口泉非地稅也今禹貢所云厥賦皆指地稅故與九賦全別若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二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

貢服物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彼謂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爲每歲常貢之法者又各不同故有祀嬪器服材貨而無幣斿物明非常貢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曰扈音戶

〔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者甘有扈南郊地名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釋文。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十九卷渭水注〔傳曰〕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案曰〕馬云云者說見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釋文曰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鄭曰〕避亂于洛汭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十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馬曰〕須止也釋文〔傳曰〕太康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空須故言避亂也馬云須止釋詁文傳說之謬詳後辨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釋文曰湎徐音緬面善反

〔鄭曰〕允臣名堯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裴駰集解。山堂羣書考索續集二卷。又續集四卷。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傳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

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案曰〕鄭云胤臣名者與古文增多篇本有胤征鄭注禹貢引其文鄭親見其書故知是臣名古今人表于夏中康時列胤第四格單名胤不稱胤侯是也僞孔解爲國名傳與經出一手故僞撰其文云胤侯命掌六師以自實其說其堯典胤子朱鄭馬皆云丹朱顧命胤之舞衣鄭亦云人名胤征之胤安知非即造舞衣者而僞孔竟一槩俱改作國名以證古本有胤國但胤訓嗣胤子自是堯子顧命胤與兌和垂竝稱自是人名僞孔皆非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釋文曰〕契息列反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尚書疏○史漢書集言三卷○史記三卷殷本紀集解〔王曰〕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傳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疏曰〕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元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

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未聞也

案曰鄭云契本封商者商頌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女簡狄吞鳦卵生契堯末季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是也又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商今陝西商州其地是華山南也鄭此注下必具說八遷之事今已殘闕矣據商頌疏謂鄭意湯取契所封爲國號而王肅乃云湯取契孫相土所居之商丘爲國號非也商丘今縣屬河南歸德府與商州無涉湯必不舍商而取商丘但相土居商丘自此至湯都遂不改湯從商丘遷亳則鄭馬王孔竝同此說知然者盤庚五邦鄭馬王皆以爲自湯以下五遷商丘也亳也囂也相也耿也則湯從商丘遷亳明矣下節疏乃强駁之但季代悠遠不可考耳安知契至相土必無七遷耶恐非也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釋文曰亳旁各反徐扶各反）

〔鄭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尚書疏○史記集解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玄鳥疏〔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疏曰〕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

〔案曰〕鄭云亳今河南偃師云云者說詳盤庚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班志文或鄭據當代之書與班合也

作帝告釐沃〔釋文曰〕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徐烏酷反

〔傳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亾

〔案曰〕王應麟紀聞云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王氏之說非也壁中逸書無帝告蓋伏生于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傳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于葛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亾

案曰史記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壁中增多之書無湯征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篇焉遷受諸安國而載之者孟子引葛伯事今僞本入仲虺者亦當在此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亾日復扶又反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亾篇書解是夏書馬鄭以爲商書

傳曰伊尹字氏湯進于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二篇亾疏曰伊氏尹字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亾自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于百篇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

鄭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尚書疏○周禮十八春官大宗伯疏傳曰湯承堯舜禪代

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言不可遷之義（案曰以稷代三字今本脫從本文獻考所引增然尚有脫誤據文當云以棄代柱乃明）疏曰傳解湯遷社之意革命創制因變社稷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卽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莫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儒說社稷有二左傳說句龍柱棄惟祭人神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孔云句龍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

案曰鄭云犧牲既成云云者孟子文也又云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者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云桀爲無道湯愛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是大旱正伐桀時也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

欲䙴夏社不可作夏社迺䙴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彼應劭注曰連
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
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應說與鄭合也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也葢王者革命必別建太社而亾國之社則掩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
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別立壇墠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未有仍
亾國之社壇以爲社者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
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爲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遷
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僞孔必欲立異謂以革命而遷稷則遷之社則不
可遷而止然則殷之亳社其即仍夏之故社乎必不然也又夏社是旣勝夏
後事湯誓是伐桀誓衆之詞似晚晉書次第較順然順者正係僞本也

疑至臣扈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尚書疏)傳曰三篇亾

案曰馬云云者臣扈是賢臣見君奭故知疑至亦臣名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釋文曰陑如兒反陑音而。案是陑字說文所無未詳)

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疏曰安邑卽漢河東郡安邑縣史記吳起對魏文侯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矣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陑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尚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集解）傳曰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疏曰鄭玄云孟子云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予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亾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于左氏昆吾在衞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亾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衞桀故同日亾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于

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案曰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子卷九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焦或作巢又卷十九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觀下文伐三朡三朡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江南巢縣然則桀出亡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為南夷且逸周書卷九殷祝解云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以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可見桀之出亡皆向南行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以為東夷者古人言南可言東正與鄭合傳乃云鳴條在安邑疏附會駁鄭非也

作湯誓

馬曰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堯典疏）○（釋文）

案曰馬二云者詳堯典序及後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釋文曰績子狄反從才容反朡子公反

鄭曰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尚書後案○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傳曰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

案曰鄭引伊訓云云者鄭所引乃眞伊訓東晉晚出古文伊訓無之也載孚者疑即下文俘寶玉古字通也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釋文曰俘音孚誼本或作義

傳曰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篇亾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釋文曰夏戶雅反坰故熒反徐欽瑩反又古螢反虺許鬼反誥故報反○案曰閻若璩曰仲虺之誥荀子作中蘬之言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殷本紀作中𤳉司馬貞註𤳉音壘蘬虺有二音

傳曰歸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爲湯左相奚仲之後疏曰大坰是定陶向亳之路

案曰傳云仲虺爲湯左相者定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于古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傳曰】黜退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別載湯誥乃孔壁眞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說見後辨

伊尹作咸有一德（堯典疏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

【鄭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別集門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王曰】言君臣皆有一德（史記三卷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案曰】鄭以此篇次湯誥後者史記錄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與鄭本篇次同自是成湯時作晉人以爲訓太甲非也引伊陟臣扈曰者下闕不可知也

咎單作明居（案曰單音善卷宋同）

【馬曰】咎單爲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尚書疏○史記殷本紀集解）【傳曰】一篇亾

【案曰】馬云云者王制云司空度地居民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凡三篇其二亾【疏】

(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卽以其年爲元年也周法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二月若踰年卽位二者皆當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據此序及太甲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弟仲壬四年崩乃立太丁子太甲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

(案曰)鄭以肆爲陳者秋官鄉士職注義也傳疏崩年改元及太甲以孫繼祖二說皆非也說詳後辨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案曰鄭以桐爲離宮非葬地者劉向言殷湯無葬處葢無文可攷莫得而知

傳說非也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曰思庸念常道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釋文曰沃烏毒反徐於縛反

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此篇以戒也 疏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餘歲

伊陟相太戊

馬曰太戊太甲子 釋文 傳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 疏曰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

案曰馬云太戊太甲子者史記述商世系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太戊爲沃丁弟太庚之子世表則以太戊爲沃丁之弟是亦太甲子也馬云云是據世表僞孔云沃丁弟之子是據本紀下傳云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疏云皆世本文此疏獨不言世本文則可知世本必云太

戊太甲子世表馬注皆據世本本紀偶誤耳僞孔非也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釋文曰桑[illegible]反穀工本反朝直遙反〕

〔鄭曰〕兩手搤之曰拱〔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十三卷帝王部引〕〔傳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

不恭之罰〔疏曰〕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文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箕法云人君儼貌不恭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貌不恭之罰也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政三年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案曰〕鄭云兩手搤之曰拱者論語衆星共釋文鄭作拱拱手也是共與拱通傳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卷六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桑穀之祥太戊時事而呂覽及韓詩外傳三卷以爲湯時事若伏生大傳〔見困學紀聞〕及漢五行志引劉向說又說苑一卷君道篇則又皆以爲高宗武丁時事皆非也

伊陟贊于巫咸

鄭曰巫咸巫官（尚書疏○困學紀聞九卷）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釋文○資治通鑑八十九卷晉愍帝紀胡三省注○困學紀聞九卷）傳曰贊告也疏曰君奭傳曰巫氏也鄭云巫官案君奭咸子賢父子並大臣必不世作巫官孔云巫氏是也

案曰鄭云巫咸巫官者周禮春官有巫官必因于古也馬云男巫也者春官有男巫女巫則巫是男女通稱又楚語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嫌巫咸是女巫故辨之也呂氏春秋卷十七勿躬覽云巫咸作筮則巫咸之爲人可知也

作咸乂四篇

馬曰艾治也（釋文○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四篇皆亾

案曰馬云艾治也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史記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篇亾

案曰馬云云者眞古文有原命馬親見故知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釋文曰囂五羔反】

【傳曰】仲丁太戊子去亳囂地名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亾【疏曰】此及下傳言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仲丁是太戊子太戊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案曰】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司馬貞云太史公知舊有中丁今已遺闕也疏引或說是括地志文以囂爲敖疑當得之說詳禹貢泲水李顒皇甫謐似皆誤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釋文曰亶丁但反相息亮反今魏郡有相縣】

【傳曰】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亾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釋文曰圮備美反徐扶鄙反】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尚書逸篇○劉恕通鑑外紀二卷○羅苹路史國名紀佚四卷○王應麟困學紀聞十一卷）【馬曰】圮毀也釋文【傳曰】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疏曰】知非圮于耿更遷餘處

必云圮于相遷于耿者明與上文文相類故爲此解鄭元云云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殷亳鄭相耿與奄五邦此不經之書未可依也

案曰鄭云祖乙又去相遷耿云云者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鄭以湯之商丘與亳配囂相耿爲五也傳以爲圮于相遷于耿曲說而文不便非也或云遷邢邢卽耿非有二也汲冢又添出遷奄一層如此則有六邦矣尤非也鄭馬皆以圮爲毀者釋詁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今偃師是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上○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史記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十八卷帝王部政治部○路史國名紀注引）傳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疏曰自湯以來屢遷盤庚最在後故序總之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此序云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卽是

一都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將治亳殷舊說以爲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南有殷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壁內之書安国先得其本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于亳殷紂滅在于朝歌則盤庚以後遷于河北盖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洹水之南後又遷朝歌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五遷盤庚不在其內說亦見本篇

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釋文曰胥徐息呂反

（鄭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illegible]（傳曰）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本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釋文曰說本又作兌音悅（案曰）說文卷四上夏部夐字注云營求也夐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傳巖巖穴也今作營求俗人以調諸代繇文非

鄭曰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爲氏[illegible]馬曰高宗始命爲傳氏[illegible]傳曰高宗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名說使以所夢形象求于外野得之傳巖疏曰世本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

案曰鄭云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爲氏者馬與鄭同殷本紀云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使求之野得于傅險中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武丁與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疏引皇甫謐亦云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皆與鄭合此古義也新唐宰相世系表云商時虞虢之界有傅氏居于巖傍號爲傅巖盤庚得說于此此直謂說先已姓傅武丁又訛盤庚無稽之言也傳云使以形象求之者荀子卷三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釋文曰雊工豆反

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尚書疏○文選十卷潘安仁西征賦李善注○又二十四卷潘正叔贈河陽詩注○又四十四卷陳孔璋檄豫州注○又四十六卷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又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又五

十八卷王仲寶褚淵碑注傳曰雊鳴耳不聰之異疏曰洪範五行傳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聽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云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

案曰鄭云鼎三公象也者周易鼎彖曰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亨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鄭又云又以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鄭以爲視不明故有羽蟲之痾與劉歆合傳以爲耳不聰則不得以羽蟲示罰傳說非也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釋文曰己音紀肜音融

傳曰祖己賢臣

殷始咎周 釋文曰咎其九反

疏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 尚書疏○詩九之三卷小雅采薇疏○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論語逸論集說五十卷○左傳二十五卷襄三十一年疏○章如愚山堂考索續集五卷經籍門 疏曰咎

周者爲周所咎（釋文）

〔案曰〕鄭云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雅緜云虞芮質厥成傳云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相讓所爭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國彼疏云家語書傳竝有其事是也又云三伐皆勝者下疏引書傳伐邘伐密須伐犬夷是也大雅皇矣疏引孫毓毛詩評亦據此文以說也鄭又云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者鄭訓咎爲惡故解咎周謂周爲紂所畏惡馬融反謂殷爲周所咎文義冋曲其說非也

周人乘黎（釋文曰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耆）

〔鄭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宋大釋文）（王肅說。左傳襄三十一年疏）〔傳曰〕乘勝也所以見惡〔疏曰〕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出

鄭云云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

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

案曰鄭云紂得散宜生獻寶云云者事出大傳詳見顧命傳以乘黎在告周之前序爲追述所以告周之故而言乘黎與鄭異其說非是疏雖曲護傳說此疏鄭是傳非自見也史記殷本紀乃以文王先爲崇侯所譖囚于羑里閎天之徒獻美女奇怪物得釋然後斷虞芮訟而受命稱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乃敗耆國祖伊以告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又明年而崩其敘事先後之次多與鄭注乖異鄭據伏生書大傳書傳是先秦古書必係孔門七十子相傳舊說故鄭用之其敘伐崇事爲最在後則諸家與鄭然合也周頌維清箋云文王受命七年五伐故于此注以伐崇終言之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釋文曰受如字伯亦作柏戡音堪說作戡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

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史貨疏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釋文

傳曰祖伊祖己後賢臣受紂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焦道戡亦勝也

案曰鄭云云者逸周書卷四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孔晁注紂字受德呂覽

仲冬紀第四當務篇云紂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高誘注少小也是也馬注未詳

殷既錯天命釋文曰錯七各反

馬曰錯廢也釋文傳曰錯亂也

案曰馬云錯廢也者論語錯枉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爲廢也唐賈至微子廟碑高宗既沒殷始錯命是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釋文曰少詩照反

鄭曰微子啟殷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禮記七卷檀弓上疏傳曰告二師而去紂

案曰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云云者鄭據呂覽詳見本篇又以微仲名衍者爲微子之弟與微子俱爲紂同母庶兄者禮記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彼注亦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是也本篇疏云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案曰鄭以此王本皆作大誓

〔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王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衆〔書疏〕〔傳曰〕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泰誓渡津乃作大會以誓衆〔疏曰〕武成云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九年卒至此爲十一年也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

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以卜諸侯之心也一月戊午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言一月者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

名之

案曰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數之者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其年數十一年觀兵以卜諸侯之心十三年復伐紂滅之當時實事本是如此今文大誓敘述觀兵之事鄭于彼文下注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方可誅之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鄭注云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據此則武王以十三年滅紂又鄭于金縢篇末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見大戴禮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九十三矣據此則十三年滅紂益信此序上半截十一年伐殷指觀兵事非滅紂事下半截一月指十三年一月非十一年一月故鄭以十有一年爲本文王受命數之也鄭又云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者攷乾鑿度歷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鄭注握先爲歷始名言無前也又云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鄭注受洛書命爲天子也又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鄭注受命後五年然則是入天元二百七十

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也以歷元歲甲寅推之戊午部初年歲在庚寅則二十九年歲在戊午故此序十一年武王伐殷鄭以爲入戊午部四十歲也由此推之則十一年歲在巳巳十三年歲在辛未此皆謂太歲國語歲星在午爲未亦與之合也僞傳亦以此序分二截上截言觀兵下截言滅紂是也其云文王受命九年卒則非也知者西伯戡黎疏引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故鄭于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周公居攝皆七年（鄭數武王受命之年從十一年數起蓋文王崩武王謙未卽稱王故太誓稱太子發至觀兵而諸侯畢會稱王矣自此十三年滅紂後二年有疾後二年崩適七年也）此說分明可據今書改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遂于武成撰其詞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九年大統未集傳遂于此主九年說則非矣疏曲爲附會引逸周書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發不知此乃受西伯之命耳非改元也又言大祥觀兵晧據漢書律歷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一條然武王方從容以須之何必大祥卽興師也大約伐紂之年史記周本紀伏生尚書大傳與漢書律歷志二者各有一誤史記大傳文王受命七年崩是矣而九年觀兵十一年殺紂則非（詳後引證）

周疏張守節正義皆辨之漢志十一秊觀兵十三秊殺紂是矣而文王受命九秊崩則非何也蓋書記伐紂之月皆周正十三秊二月初五日殺紂建丑月也而其發師則已在十二秊建亥月二十八日若十一秊二月初五殺紂則發師已在十秊十二月二十八日矣文王不知何月崩就令正月崩而自七秊數至十秊十二月九秊數至十二秊十二月只四秊無五秊總與須暇五秊不合故必依鄭受命七秊崩十一秊觀兵十三秊滅紂方確也

又案曰十一秊伐殷觀兵以四月出師載在今文泰誓說已詳本篇一月則十三秊周正建子之月夏正十一月也周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昭曰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在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於巳伐商師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又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云云以上國語之文漢書律歷志皆據以爲說其說云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書序曰十一秊武王伐紂泰誓八百諸

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周之分野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

箴于周廟云云合而考之武王于建亥之月周十二月夏十月商十一月之二十八日戊子日發師後三日爲建子之月周正月夏十一月商十二月辛卯朔明日初二壬辰又明日初三癸巳武王敀行卽劉歆引武成篇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也至是月之十六日丙午逮師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卽此序所云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也自前月戊子至此三十一日律歷志云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連前後日算自本月癸巳至此二十五日武成疏云日行四十許里凡二十五日除去一日算明日己未晦日爲冬至是月月小又明日爲建丑之月周二月夏十二月商正月庚申朔初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明日初五甲子殺紂卽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牧誓所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成所云粤若來二月旣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也是月十五日甲戌爲小寒節三十日己丑爲大寒節是季閏月己丑之明日爲周閏二月庚寅朔閏古在虛歲終始就那之是月十五日甲辰爲立春節是月月小晦日爲戊午日明日爲建寅之月周三月夏正月商二月己未朔又明日初二庚申爲驚蟄節是月月大晦日爲戊子日明日爲建卯之月周四月夏二月商三月己丑朔十六廿甲

辰望十七日乙巳爲旣旁生魄二十二日爲庚戌則燎于周廟之日二十三日爲辛亥則祀于天位之日二十七日爲乙卯則祀馘于周廟之日也毛詩大雅大明疏歷引國語律歷志而又云歲月日辰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非用筭無以推之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歷久失傳據漢志攷伐紂月日已具悉其甲子雖就乾鑿度推爲辛未但史記年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詳況古人無以甲子紀年者伐紂月日可攷而年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釋文曰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辨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案曰古音居據魏以下皆從韋說非也）

傳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

疏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于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長一人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兩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三百乘當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不言故云舉全數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

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割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此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百人旣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

虎賁三百人（釋文曰）賁音奔

（傳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疏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

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勇士稱也孔意虎賁即經之百夫長

案曰傳以兵車爲百夫長所載又以虎賁即百夫長然則虎賁三百已滿三百兩之車將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及千夫長皆徒步而從百夫長乎非也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毛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案曰周禮十九卷春官肆師引鄭書序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此賈公彥誤以僞孔傳作鄭注傳曰至牧地而誓衆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釋文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狩許救反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尚書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玉海三十七卷○漢藝文志攷證一卷傳曰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華山桃林之牧地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武功成文事修

案曰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者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箋云武王成我周家王道又云應侯順德昭哉嗣服箋云武王能成祖考之功伐紂定天下周頌武云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

勝之季老乃定女功是也鄭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者孔壁所得眞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後漢世祖光武帝紀季武成至此時又亾其逸文殘闕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律歷志說詳後辨古文尚書本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漢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武成亾後志見存實數也今之武成晉人作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釋文曰勝詩證反）

馬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趙汝楳周易輯聞四卷○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

案曰馬云云者詳見微子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釋文曰班本又作般音同分扶問反）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史記周本紀集解○案曰玉海八十九卷尊彝門引書序此節鄭注乃周禮春官注并疑玉海誤以爲鄭書序注今不取）傳曰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尊卑各有分也疏曰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

案曰鄭云宗彝宗廟尊也者春官序官司尊彝注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

瀛也言爲尊之瀛也攷彼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
蜼彝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太尊山尊是尊彝各不同而此注以尊解彝彼序
官注云云彼疏謂尊彝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祭宗廟在
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鬱鬯曰彝是也據彼職皆是
祠禴烝嘗等所用故鄭以爲宗廟尊也鄭又云著王之命及受物也者王制
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彼注云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彼疏謂天子圭瓚
諸侯璋瓚未賜圭瓚則用璋瓚不得鬯則用薰又曲禮疏引禮緯含文嘉謂
惟上公九命作伯者始得加九賜第九賜始得秬鬯然則賜秬鬯爲最重此
彝既是盛秬鬯者則未必凡諸侯皆得賜但因彝是貴重之物故以彝統尊
而作書以著王命及所受之物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釋文曰獒五羔反馬作豪

鄭曰獒讀曰豪酋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
見于周向書錄○又堯典疏○章如愚山堂考索第二卷○又樵集四卷○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洪邁容齋三筆一卷馬曰豪酋豪也釋文傳曰酋
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疏曰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鄭云云良由不見古

文妾爲此說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

箋曰鄭云獒讀曰豪云云者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羿开豪名靡當見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傳以爲犬犬高四尺曰獒人家常畜左傳公嗾夫獒豈遠物哉郭璞注爾雅引此孔傳其時僞書已盛行矣又太保作旅獒未見其爲召公燕召公世家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則知武王時未爲太保矣史記周書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僞者但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旅獒之太保爲召公之官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史家記事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欽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

巢伯來朝釋文曰巢仕交反徐呂交反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尚書疏。又仲虺之誥疏。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序疏。周禮三十四卷秋官象胥序官疏。又三十七卷大行人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傳曰殷之諸侯

案曰鄭云巢南方之遠國者魯語桀奔南巢韋昭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年左傳楚人圍巢杜預云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襄二十五年穀梁傳吳子伐楚門于巢范甯云攻巢之門爲伐楚也然則伐楚經巢先攻巢然後楚可伐楊士勛疏云舊解巢楚境上小國是巢爲南方遠國也居巢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鄭又云諸侯世一見者者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又云伯爵也殷之諸侯云云者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等爵荒服則無公侯槩稱伯詳皋陶謨也

芮伯作旅巢命釋文曰芮如銳反

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詩十八之三卷大雅桑柔疏傳曰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疏曰世本云芮姬姓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詳見顧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釋文曰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

傳曰爲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釋文曰監古銜反相息亮反誥本或作寡）

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季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黜貶退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五卷○毛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又八之三卷豳風東山疏）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疏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知即此三監也漢書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爲管蔡霍獨與耳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封武庚爲諸侯奉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者以下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作費誓彼三序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於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

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于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于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

〔案曰〕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故鄭云云也僞孔故欲立異止言管蔡不及霍叔然則霍叔無辜矣何又于蔡仲之命則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乎此傳非也

〔又案曰〕此淮夷內有奄無徐夷若費誓則有淮夷徐戎而無奄本非一事又東征只有一次諸國無再叛事傳疏有誤詳多士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之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尚書疏。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有客序疏。史記殷本紀索隱〔傳曰〕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疏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逃于荒

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卽奔周也傳言得
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
案曰鄭云云者周頌有客序云微子來見祖廟彼箋卽取此序之文以說是
也云武王投之于宋者樂記武王克殷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彼注云投舉
徙之辭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彼疏
引發墨守云六年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餘詳微子篇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釋文曰穎役領反）
鄭曰二苗同爲一穗（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
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
案曰鄭云二苗同爲一穗者韓詩外傳卷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
同爲一秀說苑卷十八辨物篇同白虎通卷下封禪篇云嘉禾者大禾也成
王時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穟皆與鄭合也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

歸周公唐叔後封晉疏曰昭十五年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書傳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案曰旅史記作魯裴駰云石經古文魯作㫃說文云㫃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案古旅字魯字皆作㫃故旅字亦作魯

案史遷曰以受禾魯受
僞孔傳曰魯古文旅也

鄭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書序傳曰已得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推美成王疏曰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後作前者蓋先封微子後亦此書故也

案曰鄭云歸公禾之命與其禾者嫌若命禾是成王以禾命周公故分析釋之以命與禾爲二也嘉禾篇亾古今文皆無之漢書王莽傳有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或壁中書于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釋文曰梓音子本亦作杍案曰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一云𣏌

尚書古文释字

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

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尚書疏○陳[illegible]四卷○毛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又三之一卷鄘風桑中疏○又九之三卷小雅伐木疏）馬曰康國名在畿內（尚書疏）王曰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詩邶鄘衛譜疏）傳曰滅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地闕叔字封名酒誥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案曰地闕以下六字從史記索隱所引）疏曰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賈逵注云伯禽爭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幾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盡屬之故總得三監之地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于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邶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間為晉地約有千里以此鄭云初封衛至子孫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于邶鄘故與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以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孔以康伯為號謚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

不見耳

案曰鄭云言伐管蔡爲因其國者居前人故國曰因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者昭元年傳遷閼伯于商丘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是也鄭又云康爲號謚不從馬以爲國名者宋忠注世本亦從馬王等說而曰封從畿內之康從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宋尚不知所在而孔傳亦云地闕則以爲地名非臆說乎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考唐之陽翟今禹州似周畿內地然括地志唐魏王泰撰此特因馬王等說而附會云爾豈足信乎篇中竝無康叔字篇題或係史官于康叔身後追題如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皆是其康伯則子蒙父號也鄭又云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者鄭詩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沇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曰公將

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東都二秊有雷風之異成王迎之反遂居攝三監導
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
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彼疏云漢地理
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
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
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則
反過周公非其制也此疏說康叔初封不得邶鄘之義最得鄭意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傳文曰召時照反相息亮反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詩四之一秦風譜疏

傳曰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作誥疏曰周公攝政至此已七秊將
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卽政召公恐王惰于政事故因相宅
以作誥周公洛誥爲反政成王召公陳戒爲卽政後事也

案曰鄭云欲擇土中云云者義見本篇鄭又以相爲視者釋詁文傳云云攷
成王卽政在作洛後召誥作于初相宅時是在作洛前也縱使召誥作于周

公居攝七季亦將即政而未即政也傳乃云召公以王新即政而作誥疏力爲周旋謂陳戒在即政後皆非也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公羊宣十六季疏）傳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

案曰鄭云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者小大雅譜云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南有嘉魚序云太平樂與賢也南山有臺序云得賢立太平旣醉序云太平也鳧鷖序云太平能持盈守成又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據此諸文則太平不必待至七季故書大傳及鄭周易注皆以攝政三季即太平維天之命序箋以告太平在居攝五季清廟序箋以成洛邑亦在居攝五季然則此注當云五季太平成洛邑而云七季者以居攝實終于七季太平之功至此方畢故鄭統言之馬注洛誥維七季亦云攝政七季天下太平是其證也鄭又云邑成名曰成周者鄭意欲明

周道至此而成也

使來告卜作洛誥

傳曰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將致政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西都時所誥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詩王風譜疏傳曰成周洛陽下都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疏曰周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

案曰鄭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者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由周而言為頑民由商而言為義士周書作雒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晁云賢民士大夫也是也鄭又云民者無知之稱者遂人注變民言甿甿無知貌通典田制篇引崔寔政論云民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是也說詳呂刑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傳曰所告者衆士故以名篇

周公作無逸

傳曰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名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尚書疏○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馬曰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左右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釋文疏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三公也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周公代之于時太傅蓋畢公爲之三公先師後保此先言保者篇之作主爲名公也鄭元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云云謬矣

案曰鄭云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者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鄭注引此序而釋云聖賢兼此官實爲召公周

公爲三公分陝周公聖下兼師氏召公賢下兼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保何也鄭荅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始直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周初制成王作周官篇時三公即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馬注似與鄭同也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釋文曰奭音釋始亦反○案曰說文作奭[illegible]說詳參五經文字作奭从十从皕从大非也）

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illegible]）馬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馬云云者荀子卷四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君臣易位非不順也

淮南子卷十三氾論訓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德天下之政平夸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所以應時矣此古義相傳正召公所以不說鄭馬說所本也漢書七十七卷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徐幹中論卷上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皆與鄭馬合也漢書九十九卷王莽傳引書君奭文又引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稽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居攝邵公不悅莽引說即博士說與稽康合其實召公因周公致政後又列臣職故不說非專爲居攝博士說得其半要與鄭馬不相遠禮記緇衣疏周公既致政仍留爲太師召公謂其貪于寵祿故不說此漢唐相傳舊說不可易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孫文且踐似從反馬同○案且衍謂卷中之一云今本古文尚書奄字

鄭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爲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尚書疏○毛詩八之三豳風破斧疏○孟子疏卷六下○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洛誥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元謂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則云未聞多方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于再爾安得至于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

案曰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云云者此序云伐淮

夷遂踐奄將蒲姑序云既踐奄多方序云歸自奄周官序云既黜殷命滅淮夷四序相因皆一時事宜列于康誥之前乃列于此自是錯亂故鄭疑之而云未聞也僞孔因鄭有疑遂造再叛再征之說欲見諸篇應列于此鄭疑之爲非而于周官序黜殷命不得不以爲殺武庚既是殺武庚必不可言殺而復叛因言黜殷一時滅淮夷又一時事相因連言之既非同時何相因之有自是詞驟而迴也且僞孔既造再叛事苦于無據又牽費誓作證不知此內但有淮夷奄無徐戎費誓有徐戎與此非一事成王政將蒲姑諸篇與伐管蔡是一時費誓別是一時當從鄭注也鄭又云踐讀爲翦翦滅也者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翦翦猶殺也伏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是也

作成王政（釋文曰政如字馬作征）

馬曰征正也（釋文）傳曰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二下辵部征正行也是也此敘其征伐事孔改政非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曰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案曰薄蒲古字通）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依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詩幽風破斧疏焉曰薄姑齊地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已滅奄徙其君于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疏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齊地也

案曰鄭馬以蒲姑爲齊地者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云云在此疏引二十年傳注者誤據此則是蒲姑齊地也後漢書十一卷劉盆子傳云轉掠至姑幕李賢注云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是也伏生大傳以薄姑爲奄君名鄭彼注云元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見齊譜疏及幽破斧疏所引再攷齊有三都太公封營丘營丘溢萊故萊侯與之爭營丘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故城是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是也其後胡公徙都薄姑則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博興卽古博昌括地志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則縣治徙矣至獻公復徙都臨淄卽今縣亦屬青州府縣西北二里亦有營丘城蓋地本臨淄而亦名營丘者猶晉遷新田仍名絳楚遷鄀仍

名郢也若然太公所居非即蒲姑而昭二十年傳爽鳩氏始居此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者以齊封兼得其地不相違約言之耳又班志言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闕騶十三州志說亦畧同孜昭二十年所云蒲姑氏居此者杜但以為殷周間諸侯共作亂之蒲姑氏殆即奄君因其後遷于此地遂亦追稱為蒲姑氏耳且封太公原係武王事成王遷奄于蒲姑特使之臣屬于齊非遷奄後始以封太公班志非也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傳曰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傳曰誥以禍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堯典疏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

傳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疏曰據金縢經大誥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

據成王政序費誓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事相因故雖則異年連言之周本紀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雖作洛邑猶還肉周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宗周即鎬京也于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字故就此解之

案曰鄭以此篇在立政前者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于康成立政云孺子王必是成王即政時自應在周官後也傳疏之誤已見上文

周公作立政

傳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貢釋文曰肅愼馬本作息愼 案曰據鄭注知亦作息也

鄭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史記一卷五帝本紀集解 馬曰息愼北夷也釋文 傳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

案曰鄭馬云云者史記舜北發息愼裴駰引鄭云云鄭生平未嘗注春秋內外傳此必書序注也肅音近息古字通也魯語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愼氏來貢楛矢砮石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是肅愼在北也傳云云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愼（稷愼即肅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况武王克商之日乎傳非也

王俾榮伯作賄息愼之命（釋文曰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馬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周語有榮夷公韋注榮國名榮伯當是其祖故知是諸侯論語亂十人鄭注有榮公榮伯當是其子孫故知世爲卿大夫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傳曰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王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

言所遷之功成疏曰公旣還政又留爲太師今言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
太師之政告老歸豐也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
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曰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案今
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六卷○毛詩二十之一卷晉譜疏○周禮十三卷地官載師疏○又十九卷春官肆師疏○儀禮八卷聘禮疏○又十卷覲禮疏○禮記十二卷王制疏○又十四卷月令疏○又二十五卷郊特牲疏○衛湜禮記集說二十九卷○爾雅六卷釋地疏○王應麟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困學紀聞二卷○又漢制考三卷○又野見 傳曰成王
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君陳臣名

案曰鄭云云者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周禮杜子春注鄭聘禮注及白虎通
竝同也時周東都爲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于漢王城即河南成周即洛陽
相去僅數十里則所言東郊是近郊故又云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
目驗而知也又鄭坊記注云君陳蓋周公子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
陳世守采地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
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孔傳但云臣名則與鄭異非也

成王將崩命名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illegible]又顧工戶反）

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尚書疏[illegible]尚書全解三十七卷○蔡沈書集傳六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名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釋文○顧念注疏所據釋文本誤作顧命从元本改正）傳曰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疏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于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

案曰鄭云回首曰顧者檜風匪風箋義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釋文曰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傳曰尸主也主天子之位號

案曰傳云尸主也者釋詁文

〔王曰〕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矦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矦伯疏證〔傳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矦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疏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矦怒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于是諸矦乃與申矦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從洛邑晉文矦于是乎定天子故錫命焉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元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矦于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倒故此惟解圭瓚

〔案曰〕王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矦鄭武公夾輔王室者者鄭譜云鄭桓

公爲幽王大司徒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武公又作卿士隱三年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杜注王卿執政者又六年傳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是也王意欲說晉事以事連鄭故兼及之馬氏驌曰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臼宜臼奔申王立褒姒爲后褒姒之子伯盤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于申自申遷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王之罪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弒爲可誅虢公有見于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遂自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釋文曰崤戶交反

傳曰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疏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穆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矯鄭伯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先

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于是悔過作誓

〔案〕曰史記秦本紀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殽尸乃誓于軍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書序則云敗殽歸卽作誓與史記不同鄭大學注與序合則史記非也

鄭康成書贊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僞孔安國序孔穎達等疏○王應麟漢制考四卷

〔案〕曰鄭云書初出屋壁者史記儒林傳云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濟南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始使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

出朽折散絕時師傳讀而已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誥書曰書缺簡脫
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壞壁中逸書有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家獻之（冢字從宋彝尊增）以上諸條即鄭所述書出屋壁事也鄭又云皆周
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王隱晉書束晳傳云竹書漆字科斗文頭粗
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今晉書晳傳無此文惟王隱晉書有之王隱書久亾此條係宋板左傳疏卷末附錄一段所引明萬曆刻本亦有之汲古閣毛氏刻無予未見宋板日本紀州山梨君稻川得足利學所藏宋本來人致文於予借之兩邢稱視邢昺疏所引同邢亦不見王隱書當即據左傳疏）孔穎達僞孔安國序疏引鄭此
文而釋之云書有六體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
六曰假借此造字之本鄭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
書之內一曰象形也鄭又云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者水經二
十五泗水注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
書王隱束晳傳云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許慎說文自序云倉頡初作書依
類象形謂之文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異至孔子書六經皆
以古文秦燒經書古文絕矣亾新居攝校文書之部時有古文孔子壁中書
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據此謂史籀大篆與倉頡古文異而漢

藝文志亦云然惟孔子六經用古文蓋籀文爲周時世俗通行之字孔子好古故用古文卽安國得之而遞傳至康成者也說文自序又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僞書孔氏皆古文也愼子冲上書亦云臣父愼從賈逵受古學學孔氏古文說今說文所載古文皆作兩頭銳形不爲頭粗尾細則不可知矣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 亦與疏○章如愚山堂群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案曰鄭云虞夏書二十篇云云者合之得百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尚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百篇司馬遷班固于伏書兼太誓言之亦但有二十九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然則百篇之序亦從屋壁中得也 孫云伏生二十九篇序在外此言不可泥 東晉梅賾別獻古文尚書孔穎達疏用之而朱子以爲僞書非壁中眞本也鄭又云三科之條者卽虞夏商周揚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杜預注僖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三句云尚書虞夏書則知

自西漢至西晉書皆不分虞夏也孔穎達堯典疏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其下即引鄭序贊此文以證又謂伏生大傳亦題作虞夏傳是也疏雖引鄭此文不以爲然依東晉晚出本虞夏別題也疏又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于鄭爲商書而孔幷于允征之下以爲夏事則商書惟三十五篇亦與鄭異也鄭又云五家之教則未詳也

經五十八篇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漢書三十卷藝文志顏師古注。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者顏師古引鄭敘贊文也鄭旣云又亾則其上當云經五十八篇但顏所引不全故據漢志增也彼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孔穎達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連愼徽以下）皋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費

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歐陽在夏侯前而志主夏侯是夏侯經爲伏生元本歐陽三十一則分出二篇不知所分何篇不可攷矣顏達又謂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四爲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蓋兼序言之陸德明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是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除序言之也鄭云又亾其一篇者所亾之篇則僞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是也既亾其一則應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虛其一存元數也鄭于此賛雖述古文篇數其所注則惟三十四篇增多二十四篇無注也晚晉僞本以三十四爲三十三增多二十五除序爲五十八序分散各篇之首皆非是說詳後辨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堯典疏。水經二十六卷淄水篇道元注。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者棘下生諸本作棘子下生今攷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賛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

處齊人號之蘇下生無常人也觀此知當作我先師蘇下生子安國安國者孔子十一世孫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慎慎生子襄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鄭不稱孔安國而曰子安國者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鄭自以淵源于安國稱爲先師故冠子于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于孔子也鄭又云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云云者衞宏字敬仲東海人爲光武議郎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顯宗時爲郎校秘書歷左中郎將侍中騎都尉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歷議郎武都南郡太守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衞賈馬二三君子皆尚古學故鄭宗之也但後漢儒林傳云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又衞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林傳亦云林博學多聞東海衞宏長于古學見

林間然而服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據此諸文則鄭出于衛賈馬而衛賈馬實皆出于杜林似與安國無涉者然賈逵傳則云逵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前書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惲然則自安國而惲而逵一脈相承鄭既宗賈逵推尊其學是鄭亦安國嫡傳也且杜林雖似別得然謂之漆書古文東晳傳云漆書皆科斗字說文謂古文絕于秦惟孔壁書用古文晉書衛恒傳恒作書勢亦云倉頡作書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今鄭既言壁中書用科斗古文則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其為安國所傳之壁中書無疑杜林傳之衛宏鄭推重衛宏則知其同源于安國又無疑也

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 堯典疏

案曰鄭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云云者伏生今文尚書傳歐陽和伯夏侯勝勝從兄子建前漢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博士習之見漢儒林傳盤庚優賢揚

歷夏侯等以爲心腹腎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其謬如此故鄭以爲失其本義而疾其徽冒且深悋俗儒猶爲所惑未肎悛改以從古也隋志言兩漢歐陽之學更盛于夏侯鄭黜歐陽不及夏侯從可知也孔穎達既引鄭此文而申之云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是也

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僞孔序疏○山堂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者尚書緯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爲孔子所加也僞孔以爲伏生始加尚字非也鄭又云尚者上也者論語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孟子尚論古之人趙岐注尚上也匡衡傳治天下審所上師古曰崇尚也是尚上通也又云若天書然者如河出圖洛出書是也

序孔子所作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章如愚山堂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馬王同

案曰鄭以序爲孔子作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秦繆編次其事漢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
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奸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
觀古今篇籍于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說亦同也疏引此文以爲
馬王皆云然且申之云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疏又云作序者不敢
厠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鄭馬等以序總爲一卷附經後是孔氏之舊
也疏又云序者緒述其事鄭康成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
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詩譜序疏亦云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
贊大約古書序目皆在後今說文猶然孔子序既在後鄭贊必又在其後藝
文志經四十六卷謂古今文皆有者二十九卷增多者十六卷加序爲四十
六鄭不注增多篇則爲卷必三十故今亦仿其數也康成北海高密人哀帝
僕射崇八世孫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迺西入關事馬
融遊學十餘秊歸鄉里坐黨禁錮十四秊蒙赦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
三司府皆不至袁紹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
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秊六月卒秊七十四見

後漢本傳

馬融書傳序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 偽孔序疏

案曰馬云云者馬亦以尚爲上與鄭注同則當亦以爲孔子所加也

經傳所引太誓太誓並無此文 左傳疏○山井鼎考文宋本疏日卷經傳門

案曰馬云云者此指伏生二十九篇中太誓孔安國所得與之同司馬遷載之史記者非今所有太誓也

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偽孔序疏○太誓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二卷○

蔡沈書集傳四卷。左傳類三十一卷孔穎達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山堂羣書考索續集五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馬云太誓後得者僞孔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但泰誓非伏生所得攷馬融云云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但馬鄭雖有此言而伏生作大傳已引入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語則是伏生已見此篇又董仲舒建元元年對策司馬相如死後武帝求得其封禪書皆引其文則知此篇出武帝以前矣馬疑神怪在不語中此或史臣增飾不足盡信如孟子疑武成血流漂杵之比要非僞本其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亦不可因此而斥其僞故鄭馬仍爲之注晉人反因馬所舉漏落五事綴緝成篇唐人作疏僞其眞而眞其僞皆非是說詳後辯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馬云逸十六篇者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漢書云得多十六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是也疏云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二十四篇也鄭注唐代尚存孔穎達親見之故備引其所述增多逸篇之目與馬融合也疏又述鄭之言分別亾逸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則云亾其汨作典寶等則云已逸亾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後漢書杜林傳注衛宏漢紀皆言安國古文未得立）故有異也馬又云絕無師說者鄭注書序雖引允征伊訓逸文然絕無注惟注三十四篇則衛賈諸君子皆不注逸篇可知故云絕無師說也永嘉之亂衆家書並亾（見隋經籍志經典釋文及洪适隸釋十四卷）好事者別撰僞本孔穎達用之因其增多之篇與鄭所述

增多逸書篇名不合強欲回護爲眞反指鄭述十六篇爲張霸僞撰攷漢儒林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釋文引作劉向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竝後竝謀反廼黜其書篇數既不合以中書校又非是且已被黜馬鄭肯信此等僞書耶穎達妄也說詳後辨

王肅書注序

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經典釋文序錄。僞孔序疏。劉子元史通一卷六家篇。山堂羣書考索二卷）

案曰王肅之學專與鄭爲難此條卽自立異不可從

太誓近得非其本經（太誓疏。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鄭樵六經奧論二卷）

案曰王云云者說詳上文王雖疑泰誓仍爲之注則不以爲僞也肅字子雍東海人朗之子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奏見魏志本傳

尚書後案卷三十